



文化外宣视角下宣化上人 《金刚经》英译本的在美接受

张开媛

(河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摘要 作为小部头佛经,《金刚经》自传入我国,便广泛流传,并融入中国文化。此经在隋唐进入接受高峰,禅宗更是将其改为立宗经典。经本继而传入东亚国家,后经其中转,流入英语世界。美国是《金刚经》的重要流入地,现有流行英译本15部。文章选取宣化上人译本为研究对象,分析了《金刚经》在美的流播和接受。通过解读宣化本《金刚经》的佛学内涵,知此本在美的传布与中国禅密切相关,二者的流播属共生关系。由此可知,《金刚经》之所以能在美被广泛接受,得益于中国禅佛学理念在美国的接受,以及宣化亲自赴美传禅的推动。

关键词 《金刚经》; 宣化上人; 中国禅宗; 中国文化外宣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 DOI** 10.15883/j.13-4277/c.20200201507

文化外宣,以文化作为外宣主体,以海外受众作为外宣目标,通过翻译达到文化的传递。中国文化的外宣和外译,建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数千年积淀的基础上,进而展开外宣工作及一系列译介活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佛教借由佛经传入中国,经中国化进程,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金刚经》的传播最值得关注。

一、《金刚经》传播概况及英译版本

《金刚经》源于印度,后传入我国,5世纪初最早由西域高僧鸠摩罗什译为汉文。虽后世又经五次汉文重译,但后五译的影响力不及首译本。隋唐民间流行的《金刚经》信仰,依照首译生发。由于经文有言“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发菩萨心者,持于此经,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其

福胜彼。”强调了护持《金刚经》可获得即时的福佑。类似的经文,在《金刚经》中还有体现。基于此,隋唐民众对《金刚经》的现实庇护功能多加崇奉,并纷纷信奉、抄写,这使此经一度成为隋唐抄经的热门选择。此外,隋唐时期,民众在《金刚经》信仰的作用下,多记录持经带来的即时庇护等灵验事件,即《金刚经》灵验记,多存于宋代李昉编纂之《太平广记》。由于经本在国内影响重大,来华学习、交流的东亚学僧将之带回国,经本最初流入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之后以此为中转地,于近代流入英语世界。其中,美国为主要目的地之一,受众广泛,读诵、持经者众多。

《金刚经》的英译本,在美较流行的有15部。分别为:1894年的Max Müller本^①、1934年的Daisetz Teitaro Suzuki本^②、1961年的Vaidya, P. L. 本^③、1974年的Raghu Vira和Lokesh Chandra本^④、

收稿日期 2019-09-07 **基金项目** 2019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翻译视角下《金刚经》宣化本和Edward Conze本在美接受对比研究”(2019040502004)成果

作者简介 张开媛(1984—),女,河北邢台人,博士,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佛教、中国传统文化外宣研究。

1974 年 Hsuan Hua(宣化上人)本^①、1989 年的 Schopen 和 Gregory 合译本^②、1992 年 Thich Nhat Hanh 本^③、2000 年 Mu Soeng 本^④、2001 年 Edward Conze 本^⑤、2001 年 Michael Roach 本^⑥、2001 年 Red Pine 本^⑦、2004 年 Nan Huai-Chin(南怀瑾)本^⑧、2005 年 A. F. Price 和 Wong Mou-Lam 合译本^⑨、2006 年 Paul Harrison 本^⑩、2010 年 Osho 本^⑪。此外,还有学佛信士自发翻译并放在网络传播的英译本。这些英译本中,大部分依据梵文本《金刚经》译为英文,但表达的佛学思想多出自日本禅学理论。

其中有两部英译本系汉文本翻译而来,为宣化本和南怀瑾本,此二本依照汉文首译本为底本,代表中国佛教在美传播,其内容和结构均是英译兼注释的形式,值得关注。此二部英译本均基于中国禅理念,是成功把中国禅佛教思想推介入美的《金刚经》译本。

宣化上人(下简称宣化),禅宗沩仰宗第九代祖师。赴美传禅后,在旧金山创立了万佛圣城(The City of Ten Thousand Buddhas),宣讲禅法。宣化是将中国佛教传入西方世界的先驱者之一,对于中国禅宗在美国西岸的推展做出很大贡献。宣化及其翻译团队于 1974 年出版英译本《金刚经》及注释,宣化的美国弟子负责译本的译审,他们对经文的佛学思想解读皆为宣化所授。宣化本人在万佛城讲禅时,多次讲到《金刚经》。一方面,宣化此举基于其佛学学统。宣化师从虚云,学习禅法,宗出禅宗一脉,故擅长禅宗宗理。赴美后,作为中国禅法脉正根,讲说禅法,为美国驳杂的禅学系统,注入中国声音,提升了正脉的话语权。另一方面,禅宗五祖弘忍时,改《金刚经》替代《楞伽经》作为立宗经典,故宣化讲授《金刚经》,也是基于传播禅法之根本。

宣化以外,佛学家兼居士的南怀瑾于 2004 年也出《金刚经》英译兼注释一部,对应的中文书名为《〈金刚经〉说什么》,于 1992 年在国内出版。南怀瑾的佛学学养来自禅宗,对禅之回归本心认

识深刻。他认为,佛法就是为了帮助众生认识自己的“原初面目”,以达到“常乐我净”之三昧境界。对于佛法的根基,他认为需要建立在三世因果和六道轮回之上,以实现向善的行为准则规范下的最终目的。南怀瑾的英译本相比宣化本,解义较为通俗,都可作为中国禅在美传播的代表文献。只不过,南本解经,在义学上相较宣化本承载较弱,虽通俗但阐释相对较浅,故可作为宣化本的辅助。因此,下文将重点围绕宣化本及其在美传播展开。

二、文化外宣视角下宣化本《金刚经》的中国禅思想表达

《金刚经》是般若佛经之首,历史上传播广泛、影响极大。宣化及其弟子所依照的汉文底本——鸠摩罗什本,就是罗什口授,罗什的弟子笔录、校对后,流传至今的作品。此外,《金刚经》的其他五部汉文译本,对译者的归属皆为此。因为,古代佛经的翻译,与当代翻译不同。原因在于,古代译经多为西域僧人和通西域语言的中国僧在译场合译。以罗什为例,罗什早期译经时汉文并不流利,故翻译工作多为罗什弟子进行。但译出经文后,译经名属为罗什。宣化上人的佛学学养基于中国禅宗,故宣化本《金刚经》传承的义理来自禅宗,以心性思想为主。宣化本为宣化的美国弟子所作,他们追随宣化学习中国禅,故对经本传达的中国禅思想有深刻的认识。译本依照三十二分罗什本为底本,内容保留了三十二的格式,属于英译本和注释的集合,译本传递了中国禅的思想观念,即注释从中国禅角度解义,忠实于罗什原本,也适当结合美国受众的接受,展开基于中国禅理念下的经义解析。

从忠实罗什原本来看,罗什本重在讲说中道。中道是一种思维方式,强调否定之否定,又称循环否定。认为看待事物,要破除执念,不执不著,但也要破而不立,不陷入破除之中。故罗什本所讲之义理,重在“法我两空”,又称“毕竟空”。其代表为经本中的三段式“A 者,非 A,是名为 A”。由

于首译罗什本在唐禅宗五祖时代成为禅宗立宗经典,经本传递的中道方法论,成为禅宗教诫宗门学法者的根本。这在宣化的英译中,得到了忠实地保留。这种循环否定的中道思维模式,在英译中的体现是,将三段式进行直译,为“Such A are not of the nature of A. Therefore the Tathàgata speaks of A.”这为中国禅原义的保留和在美传播奠定了基础。

从忠实于中国禅宗义理来看,禅宗讲“见性”及“顿悟”,要求信众“返归本心”。宣化对《金刚经》的解读,也对此加以关注。1968年11月至1969年4月,宣化在美国宣讲《金刚经》。在讲解中,宣化言“有所执著,这不观空,这就叫没能无所住。那么要无所住呢,就是三轮体空:我布施而无布施之相,虽然作布施,离开布施相,这才是,真正布施。……虽然你做功德,也不要有一种执著相。你有所执著就是没有功德;你要无所执著,你的功德是尽虚空遍法界的。”^{[14] 80-124}这里,宣化强调了中道观念——不执不著,这是理解《金刚经》的重要理论奠基,也构成了整个中国禅思想体系的根本。对于理论骨架的最上层——返观本心,明心见性,从对第九分的释义就可以看到,“‘无诤三昧’就是没有胜负心了,没有斗争心了;没有斗争心,入到这种的定,这叫无诤三昧。世尊常常说,须菩提得到这个无诤三昧,‘人中最为第一’,在这个一般人里边,他算是最为第一了,是第一。‘是第一离欲阿罗汉’,是第一离欲阿罗汉。‘离欲’,就是离开一切的这种贪欲。贪欲,很多很多的,这个贪欲。贪财也是个贪欲;贪色也是个贪欲;贪名也是个贪欲,贪一切所好的,这就叫贪欲。那么证得这无诤三昧了,就没有一切的贪欲;也不贪食,也不贪穿,也不贪住好的地方,一切的欲望都断绝了,这是第一离欲。离开欲就得到这无诤三昧,就得到这个清静了;没离开欲就得不到这无诤三昧,得不到清静的这种快乐”^{[14] 133}。宣化通过在中道理论上构建体系,使“不执不著”最终归于心性,从而突出“心”这一中国禅的内核,使之成为根基上

的框架,并使二者成为体系,从而精简中国禅中较为晦涩难懂的教义,方便美国受众的理解和接受。

此外,《金刚经》自首部汉译本之后,义理承载由初始的“法我两空”逐渐转为“法有我空”,这与中国古代的佛学思潮有关。唐代禅宗五祖弘忍立《金刚经》替代《楞伽经》作为立宗经典,“法有我空”的思想已成为当时中国佛教界的主流思想,故禅宗传《金刚经》,也受其影响。宣化对此思想的继承,也体现在其英译本中。如将“当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即为有佛,若尊重弟子。”^{[13] 749}译为“Subhuti, you should know that such people accomplish the foremost and most rare of dharmas. In any place the Sutra text is found, there is the Buddha or a reverent disciple.”^{[14] 135}。他对“第一希有之法”和“经典”并未从循环否定的角度进行义理的增译,而是直译。这说明,宣化对“空”的认识,基于“法有我空”。

整体来说,宣化继承了中国禅宗的返归本心和顿悟思想,延承了罗什本中道之方法论,从宗门角度关注佛法解脱大众的功能,即“法有我空”,思想上具有有宗化佛学倾向。这在他的译本处理中,都得到了体现。

三、宣化本《金刚经》的翻译策略与禅学阐释

宣化本《金刚经》的特点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翻译角度上采用异化和直译;第二是文化传播上忠实输出禅宗义理。从翻译策略来看,宣化本是基于异化翻译原则的直译文本,即将具有中国禅意义的概念以直译形式表述,在信仰耶稣环境的美国输入新的、来自中国佛教的禅宗概念,并对其讲解、阐释,使美国受众接受。

前文已述,宣化本依照的汉文底本是汉文首译本,但底本并非原始的罗什本,而是三十二分罗什本,故宣化本对每一分都翻译了对应的英文标题。就英译本选词来看,宣化本注重中国禅的概念输出,译文如佛(Buddha)、世尊(the World Honored One)、比丘(bhikkhus)^{[14] 46}、长老须菩提(the

Elder Subhuti)、希有(how rare)、善哉(good in-deed)^[66],都基于直译和梵文音译而来。故宣化本《金刚经》最初通过佛陀的日常行为引入了一些基本的佛学概念,而后逐渐将这些概念点进行串联,直至成为体系。宣化此举,意在铺垫中国禅的必备概念,使之各自成点。

在确立了基本的概念点后,英译本逐渐向纵深层次代入佛学观点,如把“云何应住”^[748]译为 how should he dwell,“降伏其心”^[748]译为 subdue his heart,“愿乐欲闻”^[748]译为 delighted to listen。^[77]从中可见,宣化对英文的处理,以忠实罗什原本为原则。以“降伏其心”为例,“降”在经文的本意为制伏、征服、控制,也含有抑制、压制和克制感情之义。降伏其心,即排除内心的贪念、去除一切杂念,专心修习,专注经文。故 subdue 来翻译“降”,既为直译,又很贴切。再如,信众对佛法的修习,需要发自内心,自发而为之。这种修佛之心,始于自身的本源之心,目的是为了回归清净之境。故听闻佛法,并非受外力强制,而是心向往之,故 delighted 翻译“愿”也非常到位,体现出须菩提听闻佛法的心诚之态。

进入第四分,宣化本对概念的引介逐渐深入。如法的翻译 dharma,在英译本中,是将“佛法”的概念直接代入,以区别于其他宗教冠以“法”的内容。这句话的中文为“须菩提!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行于布施。”此处,“法”的翻译,来自梵文音译,用以输入佛教的概念,以便帮助后文推展教义讲授。若对比其他英译本,可更明确宣化此处翻译的用意。Edward Conze 将此句话译为 “a Bodhisattva who gives a gift should not be supported by a thing, nor should he be supported anywhere.”^[48]通过对勘可见,相对宣化本,Edward Conze 的翻译没有特别引入佛教概念,反而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让经本的表义走近英语读者。究其原因,因 Edward Conze 本身在英语文化环境下成长,先期感受的宗教环境也非佛教,故其宣教意识并不强烈。由此,可知宣化本的英译处理,以宣介经文和传播中国禅之

佛法为目的,故宣化本对宣教的关注度更高。类似的翻译处理,在宣化本中还有很多。比如,第五分中,“身相”被译为 physical marks,其佛学解释即应身。应身源自佛之三身,其一法身佛为佛教真理(佛法)凝聚所成的佛身;其二报身佛为经过修习得到佛果,享有佛国(净土)之身;其三应身佛是佛为超度众生、随缘应机而呈现的各种化身。此三身又称为自性身、受用身、变化身。故信众可以肉眼识得的形象,physical marks 是佛为了度脱信众,做出的种种化身。故此处采用的 physical marks,恰到好处地传达了佛教的原义。另外,“凡所有相,皆是虚妄”^[748]在宣化本中,被译为 “all with marks is empty and false.”^[91]“相”即 marks,“虚妄”是指佛法本不可得、亦不可执,是“空”法,也是假象,故 empty and false 在传达中国禅意义方面,更为精准。第六分的“取非法相”一句,宣化本的 “grasp at no dharmas”^[97]处理,同样基于传播佛法的目的。

至此,宣化本已基本完成概念的引介,着力于对佛学概念的串联,以及佛学内涵的填充,以助点连线,建构中国禅的思想体系。至第八分,宣化本忠实于罗什本,开始讲说福德观及其在修习中的重要地位。将“福德”译为 blessings and virtue,“福性”译为 the nature of blessings and virtue。^[106]使用了意译和归化的翻译方式,blessing 本是具有上帝信仰的宗教环境用词,有“求上帝降福于、祝福、祝圣、称颂上帝、赞美上帝”之意,此处宣化本对它的选用,采用了英文读者熟悉的宗教意向,以及相近的宗教感受,以类似移情的修辞手法,使读者能够对福德观有所认识,体会其中的佛学观念。作为传达中国禅宗义理的桥梁,此分对福德的描述和直译,均表达了学经得法的功利心态和世俗取向。宣化本在翻译中,还注重对佛名号的直译,如第十分中,对“然灯佛”直译为 Burning Lamp Buddha^[123],这对应了第五分所述之“佛”的化身,明确说明佛以化身度脱信众,而佛法实为“空”。这可帮助读者进一步加深对中国禅基本理论的印象。

此外,宣化本注重译文前后的照应,以加强对禅法的传播。如第十一分,标题“无为福胜分”,宣化本译之为 The Supremacy of Unconditioned Blessings。^[128] blessing 同第十分之义,本身是带有上帝信仰意味的词汇,此处对 blessings 的翻译,宣化本借用宗教之间的共通性,选取英文读者熟悉的词语和词语背后的意向,采取文化意向移植和重构,帮助读者加深理解。第十二分,“第一希有之法”^[750] 被译为 the foremost and most rare of dharmas。^[135] 这里的“法”也与前文对应,达成前后概念的呼应和进阶表述。其目的在于,一是引入新概念;二是构架佛法之“法”的高下体系,这体系的建构,犹如修习者的得“果”过程,需要由低到高、由浅入深,逐渐悟得中国禅法的妙义。第十三分,对《金刚经》经名的讲述,宣化采用了梵文音译,即 Vajra Prajñā Pāramitā。^[144] 此处音译策略使用的目的,既与前文呼应,又服务于中国佛教概念的深化,使之在英语语言环境以及笼罩着上帝信仰的美国得以铺展开来,赢得受众。第十四分,实相译为 real mark,与前文之“空”——empty and fraud 相对,突出佛法本质是“空”,不可求、不可执。此分中,“我于往昔节节支解时,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应生嗔恨。”^[750] 宣本化译为 When I was cut limb from limb, if I had had a mark of self, a mark of others, a mark of living beings, or a mark of a life, I would have been outraged。^[170] Edward Conze 将其译为 “at that time I had had a perception of self, I would also have had a perception of ill-will at that time.”^[103] 通过对勘,可发现宣化本的语言更平实,色彩较为中性,以讲故事的口吻,突出佛的慈悲,教化读者理解禅佛之意。

5 世纪初,罗什汉译《金刚经》是为了把大乘空之中道思想引入中国。20 世纪中后叶,宣化英译《金刚经》,为了把中国禅为代表的中国佛教推介入美国为代表的英语世界。宣化本的翻译特点在于:它忠于罗什原本,重于直译和异化方式,致力于佛禅概念由浅入深的介绍,专注于佛禅理念

由点到线、由线及面的铺构。

宣化本对“乘”的翻译及阐释,为了突出佛法为大乘之法,也传递了“乘”即“筏”,表述修习佛法、研习《金刚经》,即如同乘筏,度脱此岸困苦,到达彼岸极乐世界。故“乘”被译为 Vehicle,“最上乘”被译为 Supreme Vehicle^[179],与前经文之“筏”对应,表达佛以化身来此岸接引信众,以筏帮助信众到达彼岸,加深读者对经文讲述佛法的理解。另外,“小法”被译为 lesser Dharmas,这符合前文对“法”译作 dharmas 的定位,以“小法”对应小乘根性,告诫读者要发大乘根性修习。类似的翻译处理也体现在第十六分,“先世罪业”译为 previous karmic offenses,“果报”译为 resulting retribution,“不可思议”译为 inconceivable^[187]。这三个词汇的翻译,使中国禅的义理在此英译本中表达的更加透彻。佛教讲因果,禅宗继承了这个理论,认为造业在先,得苦果在后。故“业”即违反道德的、不合法、不合规的行为,offense 有“犯罪、过错、触怒”之义,能够传递这一宗教内涵。而“不可思议”的,是佛法之妙不可思议,意指佛法本“空”,其实质是不执不著,故 inconceivable 把罗什本讲述的中道思辨精华完美复刻下来,以体现中国禅的内核。

第十九分,经文回到得福德与布施关系的讲说。由于前文铺垫了前因后果的佛学观念,故从翻译上,将“布施”意译表达为 If someone filled the three thousand great thousand worlds with the seven precious gems and gave them as a gift^[211],语言的处理较为生活化,更易拉近和读者的距离,易于读者接受。随后六分中,“具足色身”“无有少法可得”“善法”“实无有众生如来度者”的翻译处理,都与上文已构建的概念做到了对应译介。而且,这些词汇和词汇背后的义理表述,都复刻了中国禅宗讲解《金刚经》时,对最核心的中道思辨方法的保留,也向读者传达了中国禅对因果关系的看重。

从二十六分开始,译本回归中道体系构架,着力使之更完善。如对四句偈的翻译,宣化本为 “If one sees me in forms, If one seeks me in sounds, He

practices a deviant way, And cannot see the Tathāgata.”^{[12] 228} 这意在告诫读者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关注《金刚经》所讲的中道精粹,以否定之否定树立修习观念。最后,三十一分回归到“法相”,即 marks of dharmas,意指佛法的真谛即法相,只有中道之否定思辨,才可达到彼岸。三十二分是经文的结尾,最终回归了不执不著、破而不立的中观思辨主题。这部分的英译处理,也是体现中国禅解《金刚经》的直译,特别是把“应作如是观”^{[13] 752} 译为 Contemplate them thus^{[14] 252},回归了中国禅宗一贯阐释《金刚经》的中道思辨主线。

总体来说,宣化本的英译策略,以直译为本,附加极少数意译,着力于异化翻译,使英语读者走进《金刚经》和禅佛的世界,理解中国禅的中道观念。在译介中,通过首先由浅入深铺陈概念,其后推介佛学理念,再次构架体系的方法,讲说《金刚经》传递的中道智慧和福德观念,达到向英语读者传播禅佛法的目的。

四、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即儒释道思想合流下的文化。它们经历数千年的碰撞、融合,已经成为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其中,中国禅作为一份子,在国内经历一千多年的发展和演变,已成为中国化的禅佛之道。与此同时,《金刚经》作为禅宗五祖以来,与中国禅捆绑、共生一千多年的经典,承载着中国文化的深厚内涵和底蕴。当代,禅宗为仰宗九祖宣化上人赴美传禅,于旧金山设立万佛城道场宣扬佛法,是中国禅文化外宣和推动《金刚经》在美接受的成功典范。宣化忠于中国禅的本源义理,适当结合英美读者的原生宗教理念,恰到好处地树立中国禅的宗教观念,促进了中国禅和立宗经典《金刚经》罗什英译本在美国的传播与影响。近年来,随着我国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优秀文化外宣的呼声愈发高涨。研究《金刚经》的在美传播,也是研究我国传统禅文化的成功外宣,可为现今中国文化外宣提供先行资料,助力国家外宣政策的制定。

注释:

- ① 宣化上人,在美又被称为宣化 Hsuan Hua,故他的《金刚经》英译本,简称宣化本。

参考文献

- [1] MAX Müller. The Vagrakkhedika or Diamond-cutter, in Buddhist Mahayana Texts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94.
- [2] VIRA Raghu and CHANDRA Lokesh. Vajracchedikā Prajñāpāramitā in “Gilgit Manuscript of the Vajracchedikā, in Gilgit Buddhist Manuscripts (Facsimile Edition) Part7 [M]. New Delhi, 1974.
- [3] HUA Hsuan. A General Explanation: The Vajra Prajna Paramita Sutra [M]. San Francisco: Buddhist Text Translation Society, 1974.
- [4] SCHOPEN, Gregory. The Manuscript of the Vajracchedikā Found at Gilgit, in Studies in the Literature of the Great Vehicle: Three Mahāyāna Buddhist Texts, ed. [M]. Centers for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1989.
- [5] THICH Nhat Hanh. The Diamond that Cuts Through Illusion [M]. Berkeley: Parallax Press, 1992.
- [6] MU Soeng. The Diamond Sutra: Transforming the Way We Perceive the World [M].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2000.
- [7] CONZE Edward. Buddhist Wisdom: The Diamond Sutra and the Heart Sutra [M].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1.
- [8] MICHAEL Roach. The Diamond Cutter, An Exalted Sutra of the Greater Way on the Perfection of Wisdom [EB/OL]. <http://www.fodian.net/world/dcutter.pdf>, 20190819.
- [9] RED Pine. The Diamond Sutra: The Perfection of Wisdom; Text and Commentaries Translated from Sanskrit and Chinese [M]. Berkeley: Counterpoint, 2001.
- [10] NAN Huai-Chin. The Diamond Sutra Explained [M]. New Jersey: Primodia Media, 2004.
- [11] WONG Mou-Lam. A. F. Price: The Diamond Sutra and the Sutra of Hui-neng [M]. Boston: Shambhala Publications, 2005.
- [12] HARRISON Paul. Vajracchedikā Prajñā Pāramitā: A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Sanskrit Text Based on Two Manuscripts from Greater Gandhāra [M]. Norway: Hermes Publishing, 2006.
- [13] OSHO. The Diamond Sutra: The Buddha Also Said [M]. London: Watkins, 2010.
- [14] 宣化上人. 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浅释 [M].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8.
- [15] 鸠摩罗什.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M]. 大正藏卷8,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 1975.
- [16] HUA Hsuan, A General Explanation: The Vajra Prajna Paramita Sutra [M]. San Francisco: Buddhist Text Translation Society, 2002.

责任编辑 董明伟

Acceptance of the English Version of *The Diamond Sutra* Disseminated
by Hsuan Hua in the U. S. under the “going out” Strategy for Chinese Culture

ZHANG Kaiyuan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24, China)

Abstract: *The Diamond Sutra* was widely disseminated and became a part of Chinese culture after it had been introduced to ancient China. During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sutra reached its peak, therefore the Ch’an sect made it a fundamental doctrine. Afterwards, the sutra was disseminated successfully from China to East Asia, and from there to the Anglophone world. During 20th century, the sutra has been widely disseminated in the U. S. in its 15 popular English versions. The translation from Hsuan Hua and his disciples reconciles the Buddhist characteristic of the Chinese Ch’an through its incorporation of basic Buddhist definitions. Therefore, it is the very coexistence of the sutra and Chinese Ch’an that made both of them widely disseminated in the U. S.

Key words: *The Diamond Sutra*; Hsuan Hua; Ch’an sect; “going out” strategy for Chinese culture